靚仔冇本心

李若梅

認識一位女士，自己頗具姿色，因而堅持擇偶第一條件是「帥」。她也果然找到一位帥哥男友，兩人恩愛出現人前，好一對璧人，像電影中的男女主角。

一年之後，兩人卻分手了。其後這位女士幾番「換畫」，又幾番離合。旁觀者冷眼觀察，發覺儘管她美艷如昔，可是對男朋友外表的要求標準已不斷向下調整。

問其故，皆曰「靚仔冇本心」之說果然非虛。靚仔身邊太多誘惑了，招蜂引蝶，哪能叫他「守身如玉」？

曾做過一項小規模民意調查，發覺年紀愈大的女人，對伴侶外表的要求愈低。少女情竇初開，一心只想嫁個白馬王子，幾番情海覆舟後，退而求其次，只要有才幹就是了。再歷幾次情變後，始明白外表最不牢靠，才幹也不牢靠。帥的外表成了外鶩的本錢，而才幹又易養出大男人心態，況且他賺得多不等於給你更多。

最後，大家一致認爲，擇偶最緊要看他是否細心關懷體貼，有點幽默感就更佳。有了這些優點，平凡的外表也會愈看愈順眼，才幹平庸點也可以忍受。

女人結婚圖什麼？不就是有個人可以依靠嗎？即使不是經濟上的，也需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依靠。

呼之欲出

七十年代

葉　輝

在藻

我們其實都是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裡長大的。喜歡山崎正和在《柔性個人主義》這本書的《第一章：探索七十年代》的開場白：「一個時代的轉折點，究竟要跨過多少時間上的距離，才能開始顯現出它眞正的意義來呢？當我們將現代定義爲一個時代，而試圖思考其歷史特色的起源時，這種令人不安的疑惑，時常掠過我們的心頭……」

山崎正和思考着七十年代的時候，他首先就想到：What to do next?是的，「接下去怎麼辦」才是教人最疑惑不安的一個問題。我們都有過一個美麗或醜陋，充滿緬懷的溫情同時又回響着成長的吶喊，既壯闊又近乎無知的七十年代。如果七十年代教曉我們懷疑、教曉我們反抗、教曉我們對既定的不合理體制反覆思考和提出異議，並且抱此態度度過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痛定思痛之餘，也許還是要問：What to do next?

妥協顯然並不是最終的選擇。如今我們好像比較能夠理解七十年代了，那就是說，我們不再受到七十年代的問題的切身困擾，比較能夠回轉頭來看當年教人困惑的氣候和人事了。我們是不是也需要另一個十年或者二十年，才可以像今天理解七十年代那樣，對動盪不安乃至眞正天翻地覆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認識得更清楚？在這個過渡和等待變化的時刻裡，也許是合該沒有故事的。

豬型人類

雲家洛

笑風語

豬的本性，其實不懶惰、不愚蠢、也不饞嘴。你看豬欄裡的小豬，牠們年幼時，目光充滿好奇，剛學會走路，已四處蹦跳不停，靈慧的雙眼，不住探索身邊一切新奇的事物，每一塊草根都要嗅過、每一攤積水都要舔一口。

小豬很快長大，性格亦生巨變，也許這是被馴養物種的命運。年少時飲奶還要爭，起勁踏着兄弟姊妹們的身軀，爭奪啜幾口母親的奶頭；如今冒險精神消失無蹤，牠們慢慢學會，只要乖乖聽話，生活也不錯。

活在豐衣足食的豬欄，牠們沒興趣再望一眼外面的花花世界，以爲豬欄就是一切。主人待牠們很好，每天飯來張口，吃飽就睡，睡醒再吃，深感被磨滅，不只對一切沒有追求，越來越污穢的豬圈，已變成尋常事，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豬的世界，也有特權階級，就是那些用來配種的大公豬。豬農牽着大搖大擺的公豬在阡陌間走過，牠身軀肥大，樣貌醜陋，不只不受豬欄所困，還四處留情，風流快活，更能全身而退，不會成爲刀下亡魂。公豬爲何得如此優差？牠們遺傳因子好，出身成分佳。

當人類豬型流感開始蔓延，豬型人類早已在社會扎根，人豬混合，病毒洗牌，一發不可收拾。

人生無端大哭

黃子程

傳媒按摩

小孫日漸長大，奇異的事也漸漸發生。比方說，忽然不肯午睡了，一直由早上七時醒後玩到晚上八時半，然後獨個兒走到自己的小床說：Sleeping、Sleeping——如同電池耗盡，倦得四肢乏力，非睡不可。但這樣不好，晚上七八時睡了，第二天提早醒來，全家也會給他吵醒，因此，稍作午睡，看來是必要的，頂多推睡到下午五時，即使一個小時，也可以。於是，哄他午睡。終於可以在四時半五時半睡了，但怪事又發生了，一個半小時後醒來，放聲大哭，哭了十多分鐘，不知何事？全家檢討：是作夢，還是什麼？

這便叫這個媽媽要到處向資深媽媽了解，又翻盡有關孩子午睡的書、作夢的書，務求徹底了解箇中內蘊，認識小孩子，也就認識這個世界、這個人生吧？總該有所得着。

老人家對於發生在孩子身上的古怪事兒，總有她們的智慧：有事，有事，不用緊張。然後，過了幾天，怪事兒又沒有了，就是這樣，道理在哪？不知道。

孩子的心事，最終當然是有童稚之心的公公最能默契，每次他都要見我，是看中我衣袋中的小腰包，裡面有五光十色的信用卡和證件，抽取——端詳——再插回，發覺趣味無窮也。

真愛是什麼

葉特生

生命特寫

男女愛情是不是眞愛？眞愛又是什麼？照我看：眞愛總是帶着犧牲，願意爲對方捨棄自己所愛的事物，願心愈強，愛得愈強烈。

男女之愛，算不算眞愛，就要看願意犧牲多少。一般所說的愛情，都是：「她長得溫柔可愛，善解人意，看得順眼，對我很好」等，這不是愛情，是愛自己。當對方不再溫柔，不再年輕，意見多多，又對我不好，愛意馬上消失，還自欺作「緣盡了」。人們也搞不清楚，爲何愛情總是短暫而脆弱，不知道是因爲自己不肯付出，根本沒愛過人，又怎能怪對方不愛你。牧師證婚時的證詞就是愛的眞諦。疾病貧窮失意時，就是愛的考驗，這關通不過，就不要說什麼「我那麼愛他，他偏對我不好」的話了。

人性自私，天性就沒有愛，只從情慾出發，一切的愛盡皆扭曲，流行歌手的愛歌，都是這類城市哀歌，從自我觀點看出去的東西。

愛一個女子，同時要假設有天她有病，我肯否捐一個腎給她，若果不肯，愛只是假話。你可以騙人，卻不能騙人後還自以爲眞誠，還滿懷委屈，還認爲人家在騙你。好啦！既然雙方都太自我，不夠眞誠，那何必埋怨，在虛情假意中僥倖尋得一絲溫暖，已經萬幸。愛是要經過學習的，常存謙卑，才會學得好。

水果市場

陶　然

在棉蘭去多峇湖的半路，我們的車子停在一處地方，原來是給大家方便，順便也可以在這裡買一點熱帶水果，榴槤、山竹、芒果、蛇皮果、香蕉等等，但我們哪裡吃得下那麼多東西？於是買了一大包蛇皮果分吃，貪其並不多汁，吃起來不沾手，乾脆俐落。

大家在市場上瞎逛，有賣小狗的，賣兔子的，都小小的，非常可愛。可惜我們還要趕路，顧不上在這裡流連。在路途中總是那樣，和許多事物擦肩而過，就像那家「香港餐廳」，中午在樓上就餐，名爲「香港」，但望上去卻沒有一點可以引起關於香港的回憶。可見名不副實的現象到處都有，這裡有，棉蘭也有，也叫「香港餐廳」的酒樓，只不過是吃飯的地方而已；但可見「香港」已到處開花，不能說盡人皆知，但也大大有名了。

我們站在太陽下，以那當地少數民族傳統建築作背景拍照，嘻嘻哈哈聲中，卡嚓一聲，相機把那一刻留在永遠了嗎？還是借着商舖的屋簷下乘涼吧，喝一杯冰冷的甘蔗汁吧，甜甜的涼涼的，喝下去，頓時渾身舒服。

可是很快又被集合聲所召集，原來又是再出發的時間到了。人群紛紛往車隊靠近，似乎已經齊了，正想開車，忽地有人發一聲喊，旁邊的人怎麼不見了？

又是等了一陣子，等全部人來齊了，又是五分鐘過去了。集體行動總是這樣，哪能說走就走？

在水一方

自僱人士難退休

阿　濃

南墻集

幾位朋友說退休說了好幾年了，卻還是在做。這因爲他們都是所謂「自僱人士」，即是自己幫自己打工。

自僱人士的退不下來，固然因爲沒有機構章則，規定多少歲要退休；又沒有老闆因爲他們的工作能力追不上時代進展要他們榮休。退不退由他們自己決定。

而他們自己就是遲疑不決，拖了一年又一年。

捨不得退的原因之一是事業仍有可爲，自己的精力還可以應付下去。同樣的工作做了大半生，根本沒有難度。

原因之二是眞的退休之後日子會很無聊。總不能天天去環遊世界。無所事事會度日如年，做義工又不一定能找到適合的崗位。

原因之三是金融海嘯使養老的基金、股票大大貶值，能夠多賺一點還是多賺一點穩妥。

原因之四是服務對象的勸留，他們欣賞你、依靠你捨不得你走，你覺得人情難卻。

更好的是不論他們做到八十還是九十歲，沒有人說他阻擋了別人升級，說他「阻住地球轉」，因此心安理得。

不過我建議這些朋友，即使捨不得全退，最好能安排半退。那就兼有工作的樂趣和休息的閒暇。是人生最值得羨慕的狀態。

海鮮市場

關　平

東風西風

讀本地著名「食家」談海鮮比較集中供應的街市，都異口同聲推薦香港仔鴨脷洲。他們認爲香港仔是個重要漁港，漁民聚居，城中遠洋漁船停泊落貨之地，故海鮮供應充足，可供選擇的品種最多。

如果留心看看香港的著名海鮮食肆集中地，如西貢、鯉魚門等，都不難發覺，香港人慣吃的海鮮，大多數並非從附近海面捕捉，而是來自世界各地，用飛機運來的絕非少數。

隨便數數，大龍蝦來自澳洲和新西蘭、中型龍蝦來自波士頓，象拔蚌來自溫哥華，東星斑來自東沙群島。近年來市場上出現一些超大型的方蒲，據說來自菲律賓，給香港人吃到瀕臨絕種的鬚眉來自印尼。

試想想，這些從赤鱲角下機運出來的海鮮，有沒有需要運到香港仔卸貨？都直接由貨運中心轉送各大代理分銷商了。

要吃本港附近水域捕獲的海鮮，本地漁民集散的漁港漁市場才會供應較多，尤其是大量養殖，純從海上捕捉的品種，個子不大，數量不多，運送酒家耗時，夭折率高。有些平常罕見的魚類，多數只得漁民才認識敢吃，好此道而且富冒險精神者，訪本地漁市場時有收穫。

閫閫新天地

雨

中華基督教銘基書院 中五 甯昕靜

每次下雨之後，待雨水蒸發掉，世界總會有些變化。可能你不認爲如此，但我總是這樣認爲的。因爲，雨後的大地是那樣的格外清新、乾淨，不就是因爲雨水洗刷了大地每個角落的灰塵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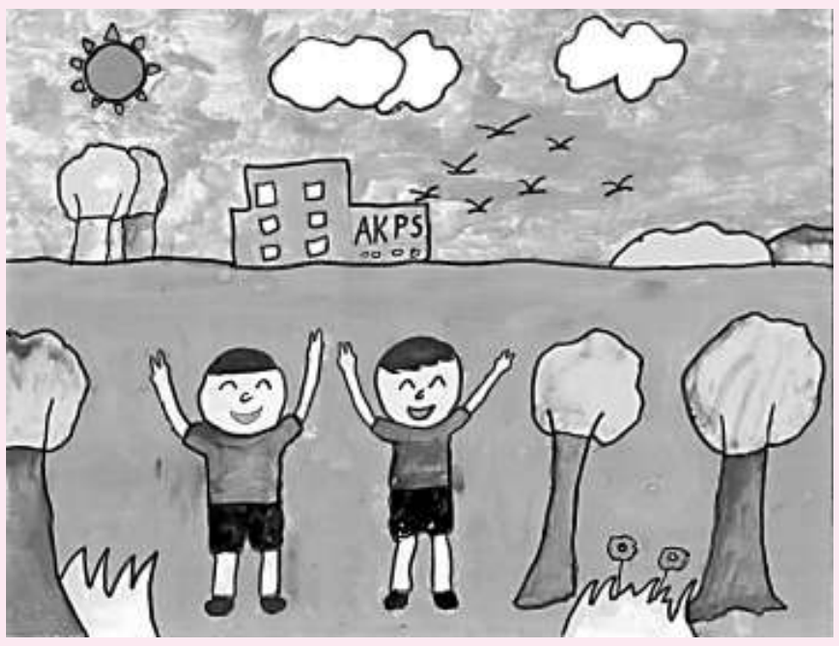
不過，我並不愛雨，因爲覺得它很麻煩；讓我浪費紙巾、沾濕我的衣衫，它將空氣變得冷冷的，使我心情煩躁又狼狽；甚至它會爲我帶來過分的感傷。不是麼？每次下雨，我都想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獨自發呆，獨自憂慮。

但是，我卻常常感受到雨有一股非凡的魅力，它能沖走肆虐飛舞的塵埃，把塵封的綠葉洗得鮮活。往往在一場大雨洗刷之後，我那顆鬱悶的心必然會澄明開朗，了無掛礙。雨後傳來的陣陣的清新氣息，會讓人每個毛孔都能得到撫慰。雨，就是予人這樣一種自然自適的感覺。

所以，雨，眞的使我又愛又恨。這矛盾的情懷，雨能體諒麼？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詩聖杜甫描寫的春雨之詩，必定是使人喜悅的「好雨」；只可惜，「雨腳如麻未斷絕，長夜沾濕何由徹」的「壞雨」，也不由得令他深感神傷了。

其實，雨的好壞，問題並不出在雨的身上，問題的源頭出自人的心。是的，我衷心盼望我以後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跳脫活潑、爲世界帶來清新開朗、能掃走大地塵埃的好雨！



快樂校園（繪畫）

鴨脷洲街坊學校　五年級　楊兆豐

人生處處是戰場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副學士（傳理學）一年級 潘思穎

ABC共踏成功路

隨着學期步入尾聲，又到了收拾儲物櫃的時候。當我逐一細看眼前一份份經過嘔心瀝血才能完成的調查資料和廣告文案時，對自己在AdHere廣告大賽中獲益良多實在回味不已。

今年是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第四年夥拍知名品牌舉辦AdHere廣告大賽，這屆的主題爲日清食品其中一款產品——和式風味大將撈麵。各參賽隊伍需撰寫全盤的推廣計劃，包括消費者調查、廣告文案創作，以及準備計劃的開支預算等。我和其他三位同學組成的隊伍，經過初賽後有幸晉身總決賽，得以親身向日清食品市場部經理及其廣告公司總監作出口頭匯報，演繹我們的創意，最後我們成功擊敗所有對手成爲冠軍。

回想起最初進行消費者調查時，要讓途人願意接受訪問並非易事，但我們並沒有感到氣餒，花了一個多星期，終於完成了一大疊問卷。另外，我們還要四出收集不同媒體和公司的廣告報價單，好讓我們的推廣預算能更貼近現實。有時，我們只需發一個電郵便可輕易得到數據，但有的卻要打數個電話才能成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向超級市場索取報價了！由於超市內部欠缺溝通，我們的要求被公司不同部門轉來轉去，費時失事。幸好，最後得到一家廣告公司的協助，爲我們提供了不少媒體報價資料和意見，最終順利完成預算案的編寫。

至於廣告文案，我們一共寫了許多遍，每一次完成時都覺得它是最好的，然後充滿自信地帶着它走進會議室。

▲獲頒「AdHere廣告大賽」總冠軍，潘思穎（右三）與隊友熱淚盈眶

◀參賽同學向評判團匯報，學習會見客戶的技巧

然而，當我們縷述文案背後的理念，接受兩位顧問老師的質詢時，便會忽然慌張起來，結結巴巴欲言又止。由此讓我們領略到，一篇雋永收效的廣告文案，必定是經過深思熟慮反覆雕琢才能形成。我很感謝兩位老師每星期的悉心指導，令我們漸漸掌握到撰寫廣告的竅門。

「AdHere廣告大賽」令我們得以走出校門，領略到人生處處是戰場的道理，比賽中經歷的苦惱、忐忑、緊張、興奮與感動，將永遠印在我們的腦海中。這些成長的見證，讓我們得以滿懷信心地向自己的理想繼續進發。

（浸大副學士實戰學習篇・「AdHere廣告大賽」系列之二・續完）

甜酸苦辣的第一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　曾穎騫

我的人生中有很多第一次，至今爲止，令我印象最深刻難忘的，就是第一次騎單車了。因爲這一次特別的單車之旅，讓我留下了不同味道的回憶——甜、酸、苦、辣。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我們幾個好朋友相約去沙田單車徑玩樂，他們還保證會教懂我騎單車，即使我以前連單車也沒碰過。

坐上車座，握着手把，心裡想着要好好控制這車子總會很困難吧！但跨着車子的時候才感覺到，怎麼這車子總是坐不穩、立不穩的呢？一次又一次摔下來，跌跌撞撞，甚至四腳朝天。哎！手腳的疼痛眞是苦不堪言。

甲君見我那麼尷尬，不斷地鼓勵我，跟在我車後扶着我。這下感覺可好多了，我終於踏上了第一步，可以駛向前了。然而，只見旁人都輕鬆自如地像飛馬似奔馳而去，我卻像嬰兒似的要甲君人手協助，心中那種酸味，縈繞在心底眞不好受。

我要騎得好，也要騎得快。於是我回頭對甲君說，不用扶我了，讓我自己來操控。可是，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放手的一剎那，我的人連同單車便一起往面前的大樹撞去，樹上的木刺插進了我的手心。啊！那種辛辣的痛楚，事隔多年的今天，我仍感受到那種鑽心的痛。

雖然滿身都是傷，而且還經受了整整一個星期的疼痛；但經過無數的失敗，我終於能踏着單車隨心所欲地迎着清風享受駕駛的樂趣，那種「苦盡甘來」的喜悅，讓我忘卻了一切酸、辣、苦，當我和我的同伴一起抵達目的地時，我那雀躍的心情眞的難以自控，激動地向蒼天大聲歡呼。我成功了！我眞的學會騎單車了！

這個第一次的經歷，讓我清楚地體會到，任何成功都是從失敗中得來的。任何的甜美，都需要付出酸、苦的代價。

文氏宗祠

徐振邦

1 2 3 古蹟導賞

位於元朗新田蕃田村的文氏宗祠，是新界五大氏族之一文氏族人的祠堂。

文氏宗祠又稱「惇裕堂」，相傳是由文世歌創建，建於一四四四年，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曾因修復不當，一度被改建爲幼稚園，後來甚至荒廢。這座建築物屬兩進一開間式的設計。

在新推出的歷史建築評級中，文氏宗祠位列七十五，屬於一級歷史建築。

位於元朗新田的文氏宗祠

大坑東邨

陳志華

ABC談街談地

大坑東邨是位於九龍石硤尾的一個公共屋邨，一九五五年開始入伙。大坑東邨得名與大坑有關。現時在九龍塘又一村仍有一條大水坑，水坑的水輾轉經明渠流入大海。而在這水坑兩旁的地方，就被稱爲大坑東及大坑西，明渠所經的地方大約就在今天的南昌街。

一九五三年的聖誕夜，石硤尾木屋區發生火災，導致五萬多人無家可歸。港英政府從此開始興建徙置大廈。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大坑東木屋區發生了另一場大火，又有兩萬多人無家可歸，港英政府貫徹過去的做法，興建大坑東邨來容納災民。

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坑東邨開始進行重建工程。當時，政府並非將所有徙置大廈進行拆卸重建，而是將部分徙置大廈改建，其餘的才拆卸重建。用作改建的大廈有第一、第二及第十四座。第一、二座兩翼中間的廁樓被拆去，每個單位加入獨立廚房及廁所，而第十四座則將兩個前後單位打通，住戶仍需使用中間廁樓的廁所。改建工程在一九八〇年完成。

改建後的第一座北翼稱爲東榮樓，南翼稱爲東富樓。改建後的第二座北翼稱爲東運樓，南翼稱爲東和樓。第十四座稱爲東新樓。後來，這五座改建的樓宇分別在二〇〇三年及二〇〇一年拆卸。

其餘的新樓宇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相繼入伙，其中東海樓、東輝樓、東成樓、東裕樓、東滿樓和東旺樓是首批落成和層數最少的相連長型大廈，只有十一層。由於當時的大坑東邨位於舊啓德機場的飛機航道之下，所以樓宇高度受限制。到了二〇〇二年，大坑東邨再新添兩座大廈，分別是東健樓及東怡樓。